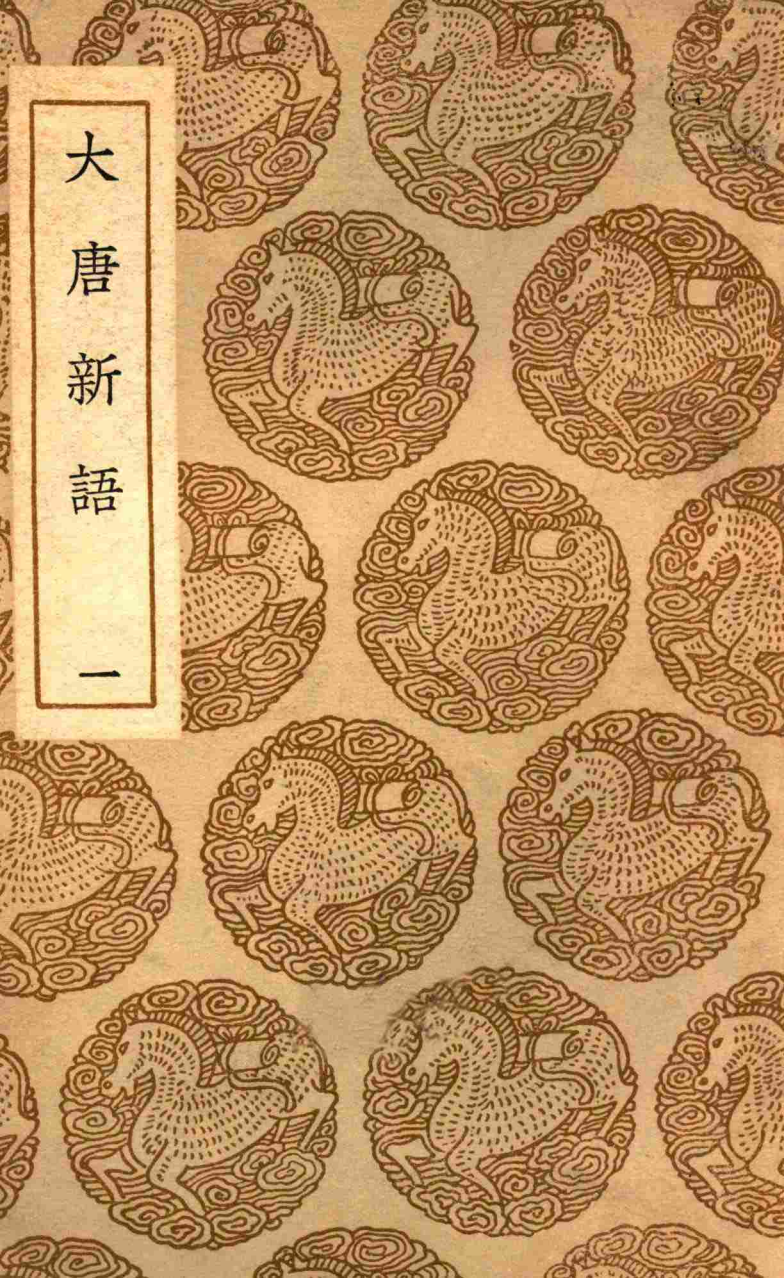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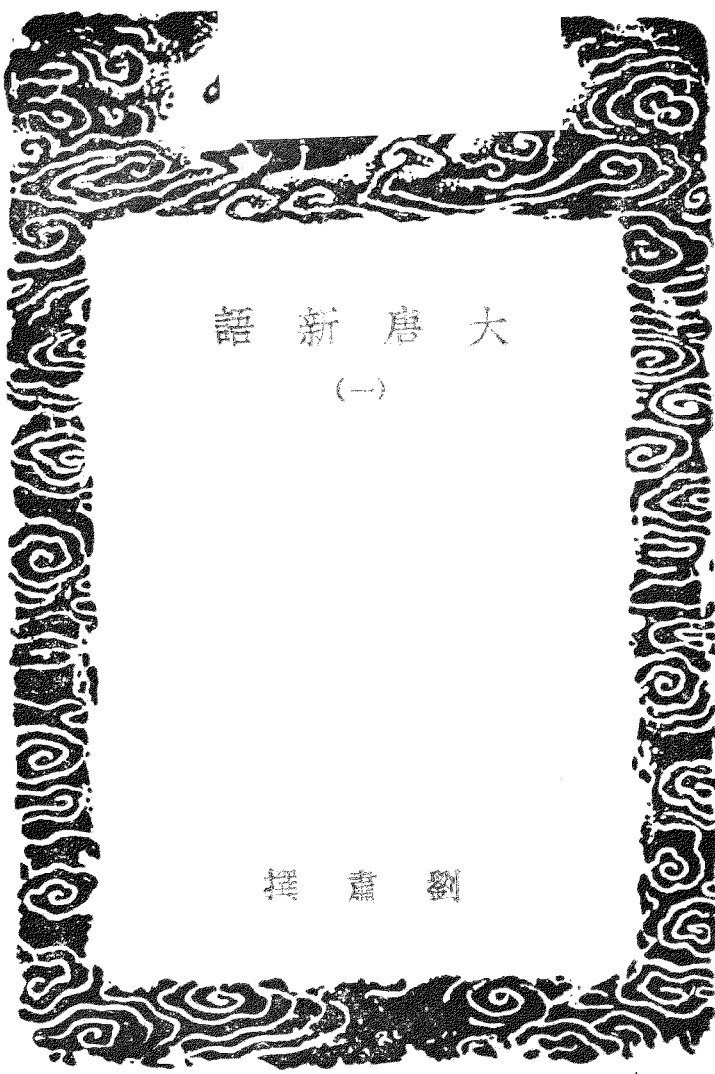


大唐新語

一





大 唐 新 語

(一)

劉 肅 撰

大唐世說新語原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摭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

時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圓丘之月序

大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刪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大唐新語 目錄

大唐新語 目錄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誡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郊禪

記異

大唐新語卷之一

唐 劉 肅 撰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稚，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爲右僕射，玄齡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乎，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爲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譏。勅令踏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非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口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

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煞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秦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權。爲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下頃立承乾。寵魏王。愛之踰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須置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羣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慘。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晉王爲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雉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閒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旣退。頊徵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忠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

項辭曰。得召見。涕淚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項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項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項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王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召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王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未。張易之等將爲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爲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兇豎。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兇豎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爲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旣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豎。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干明辟。以順億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卽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

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頌神龍中給事中拜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臣節頌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尙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開頌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懂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聲聲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

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敍。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尙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尙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寶。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愆。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禋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

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人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旣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翰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蒼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尙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尙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旣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

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做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卽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後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翾飛豈暇翔。蜚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思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庾申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之二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日：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鷓鴣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書御史。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尙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鈞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有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田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討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至德今若不遵舊制卽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

敷四海。太宗曰：善。賜采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廻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尙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尙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肯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黎雖平。扶餘尙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挺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拜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卽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

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勵。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黎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弃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地。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卽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

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禍。伏乞陛下廻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如羅織之徒。卽是疏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賊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唯險詖。志越谿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效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易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蹟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以嚴刑。皆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

權當朝莫比。曾無悔改。乃狗賊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除巨蠱。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恆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諫。請復于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疏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搆。安恆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憫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卽位。下詔曰。蘇安恆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國。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

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渾。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裨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爲正者銜冤。附僞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鳩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鳳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鳩鵲鸚鵡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書令，即日進呈。韋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臣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遽請對。玄宗曰：「卿有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爲圖矣。」見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爲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馬承威齎書召祿山曰：「朕與卿修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清宮，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但云：「聖體安穩否？」遽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爲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迄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誠，則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

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感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鵬鶚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托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鞠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鸚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築塞勵鷲。祇奉皇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

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尙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大獄遂罷。以正直庭諍。爲皇甫文所搆。與來俊臣同日弃市。國人憤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搆。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易之引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詎知伊周爲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不遣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勅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勅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

示禮數不以禮遣環。環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環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環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環乘事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俗人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爲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卽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塔下馬，但坦腹於床，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爲薛師之所構，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比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誣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承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誣誤之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誣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勅於御前，對中宗屢抑瓌，而理普思，應對頗不中。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

狀昭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口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不破國亡家。口口傾朝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書稱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爲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敍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禁。彥範等切諫。並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監亭尉。因校考爲錄事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紮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爲其妄褻。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鏡。鬪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譚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勅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便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瑒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大同闔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人同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申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設以獲譴流於嶺南。亦爲幸也。

大唐新語卷之三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同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逼。貞觀中。以爲冀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爲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爲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請無慮。當活公。乃善爲之辭。得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爲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修之禮。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給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朝。太宗引爲文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真形。褚亮爲之讚曰。經術爲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旣降。徐勣尙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旣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

卽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恠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盛德推功。眞忠臣也。卽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靜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爲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旣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爲不便。又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

正。

張仁軌爲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己。斷案多爲仁軌所異。同克己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軌怒焉。罵之曰。癡漢克己。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爲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拜表。羣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卽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旣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旣奏。求禮歷階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籍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璿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之。姚璿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璿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大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爲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尙茲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參軍。旣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躋十等。雖金精屢鑠。而玉色常溫。遠胃雖參華。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縭。旣冰玉交歡。理資

同穴。而下山之失未遠。御輪之聲已周。無聞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而乃延首覲顏。重塵清鑒。九流選敍。須有淄澠。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渥恩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綱。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說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正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說女。已太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爲昭德所緝。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爲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遠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

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爲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爲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如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敘。風教旣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譙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熹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祕不發喪。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遣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爲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語。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鳴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候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

急之務。一切停罷。環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惟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玄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詵。詵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耐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工錄及己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爲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滌澤。十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果爲下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柝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列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後於銀臺門。

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勳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己。肅宗患之。乃謂肅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卿與裴冕蚤爲之所。華出問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爲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尙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爲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爲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篤慎。大業中爲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己清廉。所蒞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爲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尙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構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王。期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爲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貧。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庭。高宗臨崩。與舅王德真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旣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爲內史。示閑暇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庭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旣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憐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遺。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傳焉。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疇昔一尉也。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爲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

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拯爲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舉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籙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儻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齊憫其貧乏。卽賜絹五百疋。制蘇頲爲之碑。仍御書焉。子參。歷任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入

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賊污者多。乃以參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卷之四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爲秦府掾。常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胄者。乃以爲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胄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胄於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爲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寃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恠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爲獄固當若是。囚遂見原。卽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爲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爲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爲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

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隲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隲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登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旣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鞠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

上柏。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縣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旣無恆。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特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謹妻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呪草狀以聞。先於玉塔。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弃市。將就刑。龐男希城訴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

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廚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城外戚榮貴。奏請迴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子。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恆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踈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

法無親疎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閫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構，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慎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略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爰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岷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岷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岷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

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須狀實。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爲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卽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競，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競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爲刑官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詳究，多所

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爲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爲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爲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得奉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註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卽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卽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纔寐覺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卽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殺以醑之觀者莫不歎乃移牒近縣備樵饋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微。憑恃岑義親姻。頗黷于貨。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義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列曰。少微恃勢貪暴。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以侮王法。少微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辰府錄事闔楚珪。望辰府參軍。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旨。王公駙馬所有。奏語非降墨勅。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怙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據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爲萬代之法。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陟判之曰。青氈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爲王。及太宗卽位。問羣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當今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踈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陟。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踈也。太宗曰。朕爲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踈屬悉降爵爲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榜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決長盧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乘而賣鷄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媿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州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渭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

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蓄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驟革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撓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餽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

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誣誤。止司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似爲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誣誤。表奏持勅配流豐州。諸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碑側。齊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旣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斂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勃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旂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脅從

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網羅之也。自天兵暫臨。其棄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繩墜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尙方斷馬劍。斬足下。當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爲比。

章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濫。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淚下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思。何慙勲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廡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匱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

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俟其後。寡婦旣出。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爲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爲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也。稱也。

大唐新語卷之五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諡曰忠壯。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作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嫠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召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陷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尋知事必不濟。要在守厄。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頸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讎。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泊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尙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眞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訓誡。惟死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卻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卽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鼓鐘鼎食。貴寵當代。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實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納之爲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師指納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間。必

不墜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概。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解其縛。柬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爲英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口日致耳。今日事勢既爾。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喜倒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縣。爲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嘗令子宗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卽位。悼太子殞身狗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羅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銖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憤惋。今四凶滅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

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爲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搆虛中宗納其言乃止起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尙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尙書左丞周齊王女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主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興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無恨焉。賊徒皆愴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國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嘗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志。遂詣州府自露。爲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劓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讎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冤情。今恥旣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驕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二。伺季重等酬醢。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拜。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寒。跌而履霜。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構。遇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尙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諡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審禮諸子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歧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護襯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審禮工部尙書。諡曰悼。審禮刑部尙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閭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遇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匡救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徒荷其仁恤。時有雲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聚葦有小鳥如鷓鴣。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鷺毀。雖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鷺。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賊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瑄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侍。

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瑋瑋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時人皆矜瑋等幼穉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讎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瑋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瑋瑋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